

庫茲涅茨橋

第 一 部

〔苏〕萨·丹古洛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库兹涅茨桥

第一部

〔苏〕萨·丹古洛夫著

史峨学译

童宪刚等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авва Дангулов

Кузнецкий мост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本书根据«Роман-газета»

1973, №№15—16. Москва 版译出

库 兹 涅 茨 桥

第 一 部

〔苏〕萨·丹古洛夫著

史 峨 学 译

童 宪 刚 等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53,000

1980 年 2 月第 1 版 198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书号: 10188·72 定价: 1.75 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库兹涅茨桥》是一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外交活动的多卷本长篇小说。

作者萨瓦·丹古洛夫做过苏联外交官，卫国战争时期曾任苏联《红星报》记者，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工作过，嗣后去国外工作，任苏联驻外机构的顾问。

萨瓦·丹古洛夫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此后逐渐成为擅长写外交题材的专业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外交家》、《隘路》、《通往艾格里的十二条道路》、剧本《不受审判的哥尔查科夫》以及多卷长篇小说《库兹涅茨桥》等。萨瓦·丹古洛夫现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外文版《苏联文学》主编。

《库兹涅茨桥》第一部以一九三九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到一九四二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斯大林格勒被围这一时期为背景，以虚构的三个苏联外交官——巴尔金、别凯托夫和唐比耶夫为主要线索，描写了卫国战争初期围绕着建立苏美英三国同盟所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李维诺夫、罗斯福、霍普金斯、赫尔、丘吉尔、艾登、比威尔布鲁克等人。小说用编年史的写法记述了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对苏联的试探性访问，比威尔布鲁克—哈里曼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会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苏联，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秘密访问英美，最后是丘吉尔的莫斯科之行等国际外交活动。在这些外交活动中间还穿插着虚构的外交官巴尔金等人之间的频繁来往、家庭生活、爱情波折以及对当时局势的争论等等。

《库兹涅茨桥》第一部发表于一九七二年。它的发表引起苏联文艺界的广泛注意。《真理报》、《文学报》、《各民族的友谊》、《旗》和《文学评论》等报刊都纷纷发表文章加以评论。这些评论肯定《库兹涅茨桥》有助于揭示战争头几年外交活动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揭示了复杂的和多方面的、读者不了解的世界”。当《库兹涅茨桥》在《小说报》发表时，《真理报》政治评论员维克多·马耶夫斯基在序言中声称：“在小说中，苏联和美国、英国在跟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斗争中的合作问题是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以探讨的。”由此可见，苏联官方对这部小说是颇为重视的。

现在我们把这部小说全文翻译出来，供读者参考。后面的几部也将陆续出版。

第一部

—

巴尔金拉开了窗帘。这是个刮风的天气。空中急速地飘动着云彩。太阳懒洋洋地、不很明亮地照耀着。巴尔金紧靠着窗口。看来，洒水车刚从马路上驶过，高低不平的沥青路面上还积着水。他突然想起应该上飞机场去。天空预示着是个晴朗的好天，显然，不会有意外的变化。

巴尔金披上一件晨衣，走去洗脸。阳光还没有照进餐室。厨房里的水壶还没有烧开。门一打开，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巴尔金就遇到了儿子。巴尔金向他微微笑了笑，儿子对父亲的笑容却一点也没有反应，只是用那双灰绿色的眼睛固执地凝视着父亲。儿子那双眼睛象母亲的一样，好象被一层烟雾蒙住，流露出一种不很和善的神情。儿子的目光使巴尔金不由地回想起星期六在亚森齐看到的妻子的模样。她靠着枕头，半躺着。她那只黄得有点异样的手显得很灵活。巴尔金的目光在这只手上停留了一会儿，正当他把视线移开的时候，却和妻子的视线相遇了。原来，这时妻子也在瞧着自己的手，并且发觉了丈夫的目光，丈夫的目光已经把一切都向她说明了。巴尔金顿时感到忐忑不安起来，因为他不善于在她面前隐藏自己的目光，使她增添了新的痛苦，而且他自己是这么胖，嘴唇丰满，脸颊红润得叫人惭愧，而她……他那饱经风霜的终生伴侣，孩子们的母亲却在这张病床上躺了这许多年，说不定从此卧床不起了。

“你到妈妈那儿过夜吗？”巴尔金问儿子。

“你呢？”谢廖沙反问道。

“我到爷爷那儿去。”

“我也到爷爷那儿去，”谢廖沙想了一想，说。可是，正如巴尔金感觉到的那样，儿子本来想要讲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你还记得……别凯托夫·谢尔盖·彼特罗维奇吗？”巴尔金突然问道。“就是从布鲁塞尔给你带来一只上等羊皮做的小羚羊的那个人！……你干吗这样瞧着我呀——就是别凯托夫带来的那只小羚羊呀！……记得吗？……”

“不！不记得。”谢廖沙把目光移开。巴尔金感到，儿子在讲“不记得”这句话时，表现出一种得意的样子。是啊，儿子肯定记得别凯托夫，他应该记得。

“就是那个……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是我那住在波德索先巷的同事，我们合写了那本论述乌申斯基^①的书，爷爷叫他谢尔贡卡，妈妈叫他谢烈加……”巴尔金说着，显得有些激动。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大声嚷出来的。

“你干吗提起这些事，爸爸？”谢廖沙笑了一下。

“就是这个别凯托夫，今天晚上也要到伊凡捷耶夫卡爷爷那儿去。”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也会去的。”儿子的灰绿色眼睛闪动了一下。巴尔金感到，儿子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我只了解一下，柯里亚·唐比耶夫也去吗？……”儿子似乎想要让人知道，父亲刚才讲的那番话只跟他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有关，跟他谢廖沙是没有关系的。

“毫无疑问，也会在那儿的。”巴尔金说着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尼古拉·唐比耶夫是新闻司的专员，住在伊凡捷耶夫卡，经常上老巴尔金那儿去，这样就同叶戈尔·伊凡诺维奇的孩子们认识，并且跟他们相处得很友好。

^① 乌申斯基(1823—1870)，俄国教育家。——译者

巴尔金俯身做着哑铃操，不再感到自己大腹便便。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情绪才会变得开朗起来。“一、二、一……”这次动作做得特别轻松。“现在可以结束了，上磅秤称一下体重，”他想。“还是不称吧？……一、二、一！……”磅秤是铁面无私的，它一下子就会打在110公斤上，而不会是巴尔金所希望的109.5公斤，准是110公斤。这一来就全完了，连这点好心情也会……“一、二！……就这样去称吗？”他放下哑铃，走近磅秤。在磅秤旁边站了好久，总下不了决心踏上那有凸纹的橡皮盘。“……要是仍打在110公斤上，那该怎么办呢？不行！”

巴尔金叹了一口气，很快地朝浴室走去。他把两个水龙头打开，一头钻到莲蓬头下面，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响着，很高兴地进行深呼吸。他洗得很满意，手里拿着硬邦邦的丝瓜擦子，擦着身上结实的二头肌。血液似乎一下子涌上了皮肤——他那肥胖的身子很快就擦得通红。他关上龙头，开始擦肥皂，浑身都是时起时灭的肥皂泡。然后，他紧闭着双眼，摸到了热水龙头，慢慢地把它旋小一点，莲蓬头里的水凉了下來，过一会儿全冷了。

“啊！我的天哪！”他大声叫了起来，叫得那么响，使得偶然从浴室旁经过的谢廖沙吃惊得差一点把手里的一杯牛奶掉到地上。

“我实在忍受不住了！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巴尔金愤恨地嚷着。

巴尔金走进餐室，儿子快吃完早饭了。他看到一杯牛奶和一块长圆形面包，便把眼睛掉开了。

“把这块面包拿走吧，谢尔盖，我头昏，”他恳切地说。

可是谢廖沙一动也没有动。

“你看见了吗？”谢廖沙瞧着报纸，示意说。

“什么事？”巴尔金反问，与其说是有意识的，还不如说是出自一种习惯。说完，他便伸手去拿报纸。

“报上说：‘里宾特洛甫即将抵达莫斯科……’”谢尔盖说。他

仍旧弯着背，显出有点忧愁的样子。

“那又有什么呢？要是报上说‘即将抵达’，那就是‘即将抵达’！”巴尔金激动地说。“你……慌什么？……”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今天去迎接的是不是他？”

“是他！”

巴尔金走出餐室，那早上感到的软弱和不安又向他袭来。瞧眼下，就在此刻，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也闯进了儿子的意识，于是这种感觉将一切都改变了，将他儿子从幼年时代对阳光雨露有了认识起所领会的一切，将他儿子肯定周围世界的形状的一切，将他儿子的血液变成红色、头发变得柔软并且呈现出浅灰色的一切，总之，将他儿子的一切都一下子颠倒了、搅浑了。

巴尔金的汽车驶过白俄罗斯车站，沿着染上秋季前的金黄色的林荫大道疾驶。一辆散热器上插着深红色旗子的黑色轿车从它旁边超了过去。偶尔有一束光线透进昏暗的轿车里，于是巴尔金看见了舒伦堡。德国大使半弯着身子坐着，听着坐在旁边的人讲话。从这个人脸颊上特有的那条直皱纹以及在讲话时耸着双肩来看，巴尔金认出了这是冯·希尔格参赞。舒伦堡的脸上露出了十分注意的神情，可以这么说，参赞的谈话通常不会引起大使这么全神贯注。是的，八月的这一天的任务对德国人来说，也不是轻松的。巴尔金发现前面那辆轿车放慢了速度，让巴尔金的车子从它旁边开过去。巴尔金又在思索，他从舒伦堡脸上所看出的不安神色该怎么解释。看来德国人改变了以往的精确作风——德国人的钟表是分秒不差的。

一辆插着意大利国旗的轿车从旁边疾驰而过。轿车开得飞快，这样的车速保证能准时到达。车子已经很快地驶过去了，而意大利武官的金色肩章却久久地在巴尔金眼前闪现着。巴尔金不很明白，为什么意大利大使要随带这个上校，因为这个意大利军人除

了自己制服上的金色饰物外，对于机场上的会见决不会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波将金的黑色“雪茄”型飞速驶过。巴尔金没有看到弗拉基米尔·彼特罗维奇的脸，可是透过车窗他那弯着腰的身影，却露出了一种心神不安和期待的神情。

飞机降落后，沿着机场滑行，螺旋桨还在飞速地转动着，前来迎接的人就分成了三群。这时，巴尔金突然发现，俄国人明显地落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后面，尽管俄国人作为主人，应该站在前面。

飞机滑行到机场边缘时，螺旋桨转动得更快了。舷梯移向机侧。机门不情愿似地打开来，而椭圆形的门洞有那么一会儿仍是黑黝黝的。后来，机门里出现了还弯着身子的里宾特洛甫。他走出机舱，挺直身子，脸上露出了笑容。从机门到地面的距离不算短，帝国外长小心地甩着两条鹭鹭腿走下飞机，他一直在笑着。

“欢迎您访问莫斯科。”波将金对他说，顿时，里宾特洛甫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说实在的，在巴尔金听来，弗拉基米尔·彼特罗维奇的话是十分诚挚的，可是声调和话意显然并不相称，这就使德国人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里宾特洛甫伸出手来，明显地使了使劲，竭力想装出一副精力充沛和坚定不移的样子，但是在叶戈尔·伊凡诺维奇看来，这与其说是一种勇气，不如说是一种胆怯的表现。里宾特洛甫的嘴角象圣诞老人一样朝上翘着，这使他的面容现出一种愚蠢的样子，而他的眼神却不同——既甜蜜又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狡诈。

德国大使和意大利大使把他们的同僚向帝国外长一一作了介绍。此刻，那位意大利上校耸了耸他那厚实的肩膀，嘻嘻笑着。但是他的举动没有引起帝国外长的反应，里宾特洛甫的嘴角仍然朝上翘着，但他并不是在微笑。里宾特洛甫突然想起汽车在等着他，于是举步往机场大厅走去。

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感到，里宾特洛甫从在椭圆形的机门里

出现，直到坐进汽车，好象变得益发沉默，益发忧心忡忡和聚精会神。看来，今天等待着他的那些重大的、吉凶未卜的和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束缚了他的思想。巴尔金又想起了早上和儿子的那次谈话。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又沉思起来：有一件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它将使一切变成另一种样子。一到明天，大地和天空将会变色，一切自古以来都是黑色的东西，将变成白色……或者变成……这样的事情，巴尔金能叫自己相信吗？被人们的意识所否定的东西，同人的本性相违背的东西，人的骨肉和血液无法习惯的东西，能迫使一个人去接受吗？人的血液会沸腾起来，把这异己的东西从自己体内分离出去，正如健康的人体组织会把结痂从自己身上清除出去一样。叶戈尔·伊凡诺维奇还想到：他能同样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思想吗？能支配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吗？要是他自己都不能强迫自己把问题想象成另一种样子，那你倒去强做别人的思想工作看看。巴尔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儿子那双恶狠狠的眼睛。你去试试叫谢廖沙相信条顿人吧，他会叫你粉身碎骨的。但是，今天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在现实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太阳还悬挂在空中吗？会不会掉下来呢？

巴尔金感到内心深处十分紧张，听觉也显得格外灵敏（连砂漏计时器的落砂声也能听得清楚，听觉越来越灵敏了……有什么可说的呢，眼下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十分走运，他亲眼看到了细小的砂粒沿着不光滑的砂面滑落下来），里宾特洛甫由他陪同前往克里姆林宫。

如果一切事情都得在一天内完成的话，那么，显然连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如何开展工作的时间也没有了。给德国人作好准备，以便赴克里姆林宫谈判的时间只有三十分钟，这点时间连换换衬衫也不够用。但是，帝国外长还是忍受了下来，三十分钟就三十分钟吧。

从德国人下榻的宾馆乘车前往克里姆林宫要七分钟。这一天

虽然有风，但仍旧很热。莫斯科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茶水供应处排着队。不少人戴着草帽，也有人戴布制巴拿马帽，甚至还有戴绣花小圆帽的。一个戴着玳瑁边眼镜和小圆帽的人，站在高尔基大街和猎品市场大街十字路口的拐角上，两眼盯着德国人乘坐的轿车。他腋下夹着一本深褐色布封面的科学院丛书。巴尔金猜测这本书的作者，是塞万提斯呢还是但丁，看来一定是但丁。那个戴绣花小圆帽的人好象和里宾特洛甫对看了一眼，他似乎认出了里宾特洛甫。他走下人行道，注视着那辆远去的汽车，直至无法再看清楚时，他才脱下小圆帽，用帽子擦着脸上的汗水，从前额擦到脖子。看得出，他那满脸大汗是一下子冒出来的。“看到里宾特洛甫，这个人想到什么呢？”巴尔金自己问自己。“他为什么走下人行道，盯着汽车？”

汽车驶近了斯巴斯克门，巴尔金习惯地举目看了看塔楼上的大钟，时针指着两点。巴尔金想，应该发生的事就要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其余的情况都不过是这一重大事件或大或小的补充而已。想着想着，就忘记了。真遗憾，要是记住的话，那一定会感到惊讶——一切都好象透过清水看东西似的，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警卫军官的陪同下，顺着走廊走了好久。军官的皮靴无情地吱吱响着。里宾特洛甫不时咳嗽着，每当咳嗽时，就用手里的手帕捂住嘴巴。舒伦堡忍不住喘着粗气。德国外长顾问高斯无声无息地迈着步子，不是迈步，而是轻飘飘地走着。

“大使先生，您是不是感到不舒服，瞧您的脸色都发青了！”

“您的脸色也一样，外长先生……”舒伦堡勉强笑了笑说。“幸而不是因为心脏不好，您瞧这些墙！”他对周围的墙扫了一眼。原来他们走进的那个房间的墙是绿色的。

里宾特洛甫动了动左手的手指，仔细地看了看宝石戒指上的那颗方形紫晶，他看得很仔细，好象想说服自己，宝石也反映出绿墙的颜色。

巴尔金环顾了一下房间。远处的墙壁旁边放着一张桌子，桌旁坐着别凯托夫。叶戈尔·伊凡诺维奇只是默默地向他注视了一下，表示问候。很难想象，里宾特洛甫的到来，对别凯托夫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他同客人相互打了招呼之后，又一头钻进了自己的文件堆，在德国人离开接待室之前，他的眼睛始终没有抬起过。“没什么可说的，别凯托夫真行，看来他是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呢！”巴尔金钦佩地想道：“要是我，就无能为力了。”

“莫洛托夫先生现在接见您……”

里宾特洛甫看了看那颗方形紫晶，便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办公室走去，他仿佛想用皮鞋的响声来增添他此刻所缺乏的信心。

他向办公室瞥了一眼，就把目光集中在窗帘上、皮圈椅上和有镶板的门上。在办公室里见到的所有东西中，这扇有镶板的门最吸引德国外长的注意。看到这扇门，德国外长的眼睛里甚至流露出某种好奇的神情。“这象征着什么呀？”他好象在问自己。

莫洛托夫从桌边站起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十分单薄的上装，里面是一件软领白衬衫，与客人身上穿的黑色上装相比，就显得很随便了。

“把俄国人民和德国人民联系起来的那种兄弟情谊……”里宾特洛甫说着，打算握住莫洛托夫的手。

“我们之间不可能有兄弟情谊……”莫洛托夫回答道，把手缩了回去。“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还是谈谈数目字吧……”

里宾特洛甫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显得非常沮丧，他在机场上和波将金开始谈话时也是这样。在这里，同在机场上一样，他一谈到友谊，对方就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而且是不加掩饰的。

帝国外长还来不及把由莫洛托夫最后几句话所引起的内心慌乱压下去，就听到背后的开门声。门并没有嘎吱作响，而是柔和地沙沙响了一下。里宾特洛甫回头一看，果真是那扇引起他注意的、有镶板的门打开了。斯大林走了进来。他的形象就同人们经常在

画像上看到的一样，穿着浅灰色上装、黑皮靴，手里拿着烟斗。看得出，里宾特洛甫一时慌了手脚，后退了一步。斯大林伸出拿烟斗的手，指着椅子，请大家坐下。德国人便使劲地挪动着椅子，一个个坐了下来。看来能把疲惫的身子往椅子上靠一靠，这对德国人来说，是摆脱困境的好机会。

“德国怎样才能取得俄国的中立呢？”德国外长对斯大林说。他的话纯粹是事务性的，而且故意显得很冷淡。显然，德国外长打定主意采用莫洛托夫开始谈话时那种声调来同俄国人交谈。

“如果你们自己不停止制订侵略苏联的计划，我们这一方面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斯大林故意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他就是这样说的：“不停止制订侵略苏联的计划……”当他想代表政府发言时，他的话就明显地具有书面语言的特点。“不可能保持中立……”他重复说了一遍，便站起来，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步。他那穿着皮靴的有力的双脚，没有发出一点响声。“我们没有忘记，你们的最终目标是进攻我们。”斯大林在里宾特洛甫身旁站住，抓住机会从头到脚瞥了他一眼说。

里宾特洛甫抬起眼睛，看着斯大林——谈判一开始显然就没有什么好兆头。这使里宾特洛甫感到有点困惑不解。如果俄国人同意他来，这就说明俄国人有意愿谈判。既然抱有这种愿望，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语调来谈话呢？里宾特洛甫并不计较礼仪，但是，当面表现出这种不友好……是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您错了，”里宾特洛甫对斯大林说。他稍稍欠起身子，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不让斯大林从头到脚地打量他，而是为了向对方表示一定的尊敬。“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能够达成协议，并且统治欧洲，甚至统治全世界……”

斯大林从里宾特洛甫身旁走开，他很喜欢在办公室里一边踱步一边说话。谁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却做得到。他的自信在这方

面表现了出来，这许多年他同别人的谈话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独白。

“我们家里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决不会跟邻居惹是生非。”斯大林站在房间的另一头说道。他使用了一句成语：“跟邻居惹是生非”，表现出他对俄国充满着信心。

莫洛托夫也说了话。看来他说的那些话是早就准备好的，因此说得比平时更流利。他说，目前根本谈不上签订友好条约，双方的观点分歧太大。不过，要是德国愿意的话，可以签订一项协定，其主要条款应该是：缔约双方保证不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反对对方的强国集团。

里宾特洛甫坐了下来。在他看来，莫洛托夫也并不比斯大林谦让。不仅如此，他甚至表现得更为执拗。如果这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里宾特洛甫认为，只有上级才有权谦让。不过，上述现象的种种原因也许不能用策略来解释，而是由于性格和作风的关系吧？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他们非常团结，意见上的分歧，你用显微镜也看不出来。

“也许，你们准备签订贸易协定吧？”里宾特洛甫问莫洛托夫道。德国外长倾向于谋求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对他来说有个最低限度。中立条约再加上贸易协定——这就很可观了。

“今天我们是谈不出结果的。”莫洛托夫说完，突然站了起来。这时，只有德国人还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德国人不免感到有些尴尬。俄国人是不是有意让他们尝尝这种尴尬的味道呢？如果是有意，那是为什么呢？跟这次谈判有利害关系的又不只是德国人。

里宾特洛甫稍稍欠起身子，让自己的同行照旧坐在位子上，说道：“英法想封锁德国和苏俄！”这句话的语调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是绝望，也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沮丧。

“这么说，你们还是希望我们考虑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军事联盟罗？”莫洛托夫问道。